

善杂文善点穴

●刘诚龙

曾有小恙，便去找一位老中医扎银针。见他手持一指长的银针，我顿时吓得头皮发麻。老中医察觉我的紧张，便与我聊起来。结果，就在这轻松闲谈间，针已扎入穴位，心头弃疾了，身体也去病了。

张树民先生的杂文集题为《尘世海聊》，其笔法恰如老中医治病的高技：“一是所聊之事皆为世间事，即便从故纸堆中扒出，亦是往昔人间事；二是所聊内容杂七杂八，无所不可谈，即便漫无边际亦无不可。”树民先生与你侃大山，实则像老中医一般，在为尘世痼疾寻方治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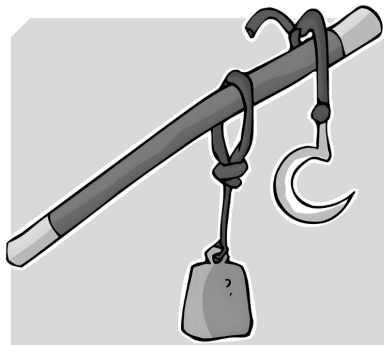
《钓鱼·捉猴·扣麻雀》一文中，他聊了几件事。一为钓鱼：“高手钓鱼，善于审时度势”，先选适宜钓位，再打窝子——树民先生称之为“普遍培养，重点突破”，随后下鱼饵静待鱼上钩。“鱼儿先是心存疑惑，围着香饵观望试探，可诱饵色香味俱佳，终究诱得它欲望膨胀，轻轻触碰几下，见无异常，便按捺不住，猛地将香饵吞下。”二为捉猴：猴子嗜酒，围猎者“看猴下赌注”，携一壶酒至山头。猴子闻到扑鼻酒香，“原本就不多的理智被欲望彻底吞噬”，纵使有过犹豫、迟疑与警惕，终究没能管住自己，“于是开怀畅饮，直至烂醉如泥”。结果：“有的成了耍猴艺人的赚钱工具；有的身陷牢笼供人品头论足；最悲惨的，竟被人吸掉脑髓当作补品。”

树民先生看似漫不经心，娓娓道来，聊的是故事、是动物，是钓鱼者、围猎者与捉雀人的技巧。我们正饶有兴致地听着，他却早已如老中医般，用“银针”为读者扎中了穴位：“因世上有‘侥幸’二字，竟有人明知是‘钩’旁之‘饵’，仍舍命不舍‘饵’；也有人明知‘坚果’不可取、‘甜酒’不可饮，却偏要抓‘坚果’不放、畅饮‘甜酒’不止。呜呼，可悲者，莫过于贪婪之人也。”这便是树民先生杂文的高妙之处，其功力堪比那位治病的老中医。

读树民先生的杂文，只觉轻松有趣，庄谐互出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杂文变得剑拔弩张、面目凌厉，戾词、骂语、毒口、恶舌如连珠炮般倾泻而出。而树民先生的杂文，自有一股难得的文气，行文从容、语言幽默，亦不失文明，可他的“扎针”却猛、准、深。

以《两面派》为例，树民先生讲述元朝笑史：“有一回，常遇春率领起义军打跑元军，一进怀庆府，见家家户户挂着花红柳绿的木牌，上面全是欢迎义军的标语，不禁心中美滋滋的。岂料一阵狂风袭来，木牌翻面，背面竟全是欢迎元军的标语。”实在令人哭笑不得。此外，他还写了诸多关于“两面派”的历史故事，如易牙、项伯、李林甫、秦桧、袁世凯等。树民先生仿佛在品茗闲谈间，如数家珍般列举这些“两面派”的“先进事迹”与“落后事迹”，随后话锋一转，精准点穴论道：“两面派大奸似忠，欺骗性极强”，但“若以‘人悖常情必有妖’为镜照一照，无论是人是妖是鬼，再高超的演技也能被看破。”

树民先生秉持的杂文理念，是“与社会治理完全契合”，故而他的杂文始终透着一股与人为善、促人行善的善意。我曾与人谈及，杂文人当有两副心肠：一为家国情怀，一为底层情怀。而树民先生的认知更显高远周全：“一个杂文作者，倘若始终将人民的利益、国家的利益、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……当大可称道焉。”他将此“三利”铭记于心，其杂文自然流露善心肠，文字也自呈好气象。



秤砣不沉

●于文岗

杆”，上演“秤砣不沉”的戏码，把缺斤少两的勾当做得明目张胆。

秤由天平演变而来，而天平自古就是公平的象征，至今仍被用作法律的标志。交易是否公平，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诚信，更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道德与法纪水准。此种行径，不仅欺人于一时，更是对公平准则与公序良俗的公然践踏。

为防“秤砣不沉”，老辈人教化后代：秤杆上的定盘星对应北斗南斗，缺斤少两便是折损阴德。秤砣本是沉甸甸的良心，要能坠得住贪念，压得平欲望。有这么个故事：古渡口有

位老艄公，撑船不收渡船费，只让船客各投一把米进船头的陶罐。有人问他：“一把米有多有少，怎算公道？”老人摸着船舷的铜秤砣笑道：“人心即秤，装满自平。”

另有将秤喻龙，钩如龙嘴、钮如龙眼、杆如龙身、星如龙鳞——这一切，逐渐凝聚为“天地之间有杆秤”的文化隐喻。

然而，守护公平，不能只依赖教化与自律。秦统一度量衡后，便铸造了标准化的秤砣，从制度上规范权衡；东汉时，京兆尹整治度量衡，“市无阿枉，百姓悦服”；唐代专设监校官，规定衡器经检验加盖铃印后方可使用；明代，权衡器具统由工部宝源局监造，再由兵马司兼领市司负责校正。这一切，都是通过标准化与强制性手段，守护交易的公允与公平。

时至今日，计量工具早已从杆秤发展为电子秤，国家也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及市场监管体系筑牢保障。但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，作弊手段亦层出不穷：注水肉、捆绳充重、磁铁藏盘、密码调控的“鬼秤”……屡禁不止。即便刑责在前，仍有人铤而走险。如何让那杆秤重回公平，让秤砣坠稳良心？这仍是横亘于眼前的沉重课题。



取经

吴志攀



睁大眼睛还不够

●卖呆丙

逛海边早市买海鲜，非得睁大双眼仔细辨别不可。以最常见的螃蟹、鱼、虾、扇贝、生蚝为例，活的、冰鲜的、冷冻的分别是怎样的形态？即便眼神再好，也得瞪大眼睛，免得被商家的“戏法”唬住。

有次买大虾，我认定个头大、须尾齐全、价格高的准是好虾。于是在一家号称专卖活虾的摊位买了一些，回家向孩子炫耀：“这可是全市场个头最大、品质最好的活虾！”孩子接过虾一看，惊讶地睁大眼睛说：

“上当啦！这是厄瓜多尔冻虾呀！冷冻过的虾怎么可能是活的？”“可摊主说，活蹦乱跳的虾都喂了药，你别看这虾不动，其实都活着呢……”孩子摇了摇头：“多学点海鲜知识吧，不然还得上当。生蚝、扇贝更难辨活死，就算挑好了活螃蟹，也得当心被调包成死的……”

我自认为知识面不算窄，涉猎也杂，算个“杂家”，没想到买海鲜却栽了跟头。看来，人不可能穷尽世上所有知识，也不存在事事通晓、句句在理的

人；若以“事事通”自居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糊涂虫罢了。倘若有人捧着你说你处处正确，那光睁大眼睛还远远不够，更得用心甄别对方的真实意图。

买海鲜上当事小，被别有用心的人捧杀才事大。因为，捧杀本就是一副最甘甜的麻醉剂，容易让人沉迷其中。

